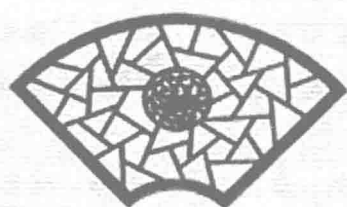


卷

一



虞书

张居正直解

虞，是帝舜有天下之号。这书共有五篇，都是虞舜时史官所作，以记当时之事者，故总谓之虞书。

一、尧典

张居正直解

尧，唐尧。典是典籍。这第一篇典籍，载唐尧的事，所以谓之《尧典》。

【原文】

曰若稽古，帝尧曰放勋。钦明文思安安，允恭克让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

张居正直解

曰若，是发语之辞。稽，是考。放，是至；勋，是功业。钦，是敬；明，是通明。文，是文章；思，是思虑；安安，是无所勉强。允，是实；克，是能。格，是至。史臣说：稽考古时帝尧，他的功业极其广大，无一处



不到，所以谓之放勋。然尧之有此大业者，以其有盛德为之本耳。论他的德性，钦敬而不轻忽，通明而不昏昧，文章著见，思虑深远。这四德又都出于自然，安而又安，不待勉强。其德性之美如此，所以行出来恭敬是着实恭敬，无一些虚伪；行出来谦让是真能谦让，无一些矫强。尧有这等盛德，所以光辉发见于外者，极其显著。凡东西南北四海之外，无不被及；上天下地之间，无不充塞。此正所谓放勋也。

【原文】

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，黎民於变时雍。

张居正直解

俊德，是大德，即上文所谓“钦明文思安安，允恭克让”便是。亲，是亲爱；睦，是和睦。平，是均；章，是明。协字，解做合字。於，是叹美词。变，是变恶为善。时字，解做是字；雍是和。史臣承上文叙放勋的实事，说道：德性在人，万里咸备，本自峻大，但为私欲昏蔽，所以小了。惟尧能明其大德，浑然天理，不为私欲所蔽。大德既明，则身无不修，而万化之本立矣。由是推此德去亲爱自家的九族，那九族每，就亲爱和睦，没有乖争，一家都齐了；又推此德去普教那畿内的百姓，那百姓每，就感动兴起，个个晓道理，没有昏昧，一国都治了；又推此德去合和那万国之民，那黎民也就变恶为善，雍雍然成醇美之俗，天下都平了。一家齐，是勋放于家矣；一国治，是勋放于国矣；天下平，是勋放于天下矣。然则四表岂有不被，而上下岂有不格者乎。所谓放勋之实如此。

【原文】

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。

张居正直解

乃字，接着前面说。羲氏、和氏，是掌管天文的官。若，是顺。昊，是广大的意思。历，是历书。象，是观天的器具。史臣前面既称述尧的功德，此以下是叙尧的政事，就接着说：帝尧当时命羲氏、和氏二人掌管推步天文，分付他两个说：日月星辰运行于昊天，有一定的度数；布列于昊天，有一定的位次。你须要加意敬谨，顺其自然之理，不可怠忽违背，妄意穿凿；把那推算的历书与观天的象器，推验那日月星辰的度數位次，不可分毫差错，然后造为历书。历造成了，又要一心敬谨，颁行天下，授与有司，使天下的人都依这历本上说话，及时干那农桑等事，庶不失先后早晚之宜也。盖君道莫大于敬天勤民。故尧特以治历明时为首务如此。

【原文】

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暘谷。寅宾出日，平秩东作。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，厥民析，鸟兽孳尾。

张居正直解

羲仲，是官名。宅，是居。暘谷，是所居官次之名。寅，是敬；宾，是以礼相接，如宾客一般。平，是均平；秩，是次序。日中，是春分昼夜相停。星鸟，是南方朱鸟七宿。殷字，解做中字。析，是分散。孳，是生；尾，是交接。帝尧总命羲和，造历既成，犹恐推步有差。又命四个官分管四时，以考验之。这一节是命官专管春时的事。帝尧分命羲仲，使他居于嵎夷东表之地，其官次之名称叫做暘谷。于春分初出

之日，以敬礼而宾接之。记那日影的尺寸，凡春月岁功方兴，所当作起的事，则均平而秩序之，颁布以授于民。又必考之春分昼日的晷度，果是五十刻与夜相停否；考之春分初昏之时，果是南方朱鸟七宿适当午位否。这两件相合了，可见仲春为阳气之中矣。又验之于民，先时冬寒，民皆聚于室内，到春时都散处在外，可以验其气之温。又验之于物，鸟兽到这时节，也都孳尾生育，可以验其气之和。以上都是考验历书上春月的节候，惟恐有差也。

【原文】

申命羲叔，宅南交，曰明都。平秩南讹，敬致。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。厥民因，鸟兽希革。

张居正直解

申，是重。羲叔，是官名。南交，是南方交趾之地。“南交”下当有“曰明都”三字。讹，是变化的意思。星火，是东方苍龙七宿中大火心星。因，是因春之析。希，是少；革，是更易。这一节是命官专管夏时的事。帝尧重命羲叔，使他居于南方交趾之地，其官次之名称叫做明都。凡夏月时物长盛，该变化的事，都均次其先后之宜，授与有司。当夏至日午时，敬以伺日，记那日影的长短，又必考之于日，夏至昼间，果六十刻为最长否？考之与星，大小心宿，夏至初昏，果见于正南否？这两件相合了，可见仲夏得正阳之气矣！又验之于民，春时已是分散居住了，此时天气愈热，越发分散居住。又验之于物，那鸟兽的毛都稀疏变易，亦以气愈热故也。以上都是考验历书上夏月的节候，惟恐有差也。

【原文】

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。寅饯纳日，平秩西成，宵中星

虚，以殷仲秋。厥民夷，鸟兽毛毼。

张居正直解

和仲，是官名。餞，是送。西成，是秋间该成就的事。虚，是北方玄武七宿中之虚星。夷，是平。毼，是鲜好。这一节是命官专管秋时的事。帝尧分命和仲，使他居于西极之地，其官次之名称叫做昧谷。于秋分将入之日，以敬礼而餞送之。记那日影的尺寸，凡秋月物成之时，所当成就的事，都均平而秩序之，颁布以授于民。又必考之秋分夜间的晷度，果是五十刻与昼相停否？考之秋分初昏之时，果是虚星适当午位否？这两件相合，可见仲秋为阴气之中矣。又验之于民，先是夏间民皆苦于炎热，到此时则暑退而人气舒平。又验之于物，鸟兽到这时节，毛羽也都更生一番，润泽鲜活。以上都是考验那历书上秋月的节候，惟恐有差也。

【原文】

申命和叔，宅朔方，曰幽都。平在朔易。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，厥民隤，鸟兽翯毛。

张居正直解

和叔，是官名。在字，解做察字。朔易，是冬间该改易的事。昴是西方白虎七宿中之昴星。隤是室中深奥的去处。翯毛是奕毳细毛。这一节是命官专管冬时的事。帝尧由重命和叔，使他居北方之地，其官次之名称叫做幽都。凡冬月岁功已毕，所当变旧为新的事，都均平而审察之，以授与有司。又必考之于日，冬至昼间果是四十刻为最短否？考之于星，冬至初昏果是昴宿见于正南否？这两件相合，可见仲冬得正阴之气矣！又验之于民，此时天气寒，互都聚居于深室之内。



又验之于物，那鸟兽每，都生出栗毳细毛，以自温适，亦以气寒故也。以上都是考验那历书上冬月的节候，惟恐有差也。夫帝尧既总羲和造历，又分命四臣考验，敬天勤民之心，可谓切矣。然其大要曰寅宾、曰寅饯、曰敬致，其为钦若之心则一也。曰平秩、曰平在，其为敬授之心则一也。何莫而不本于一钦之所运用哉？观尧典者，求其心法可也。

【原文】

帝曰：“咨！汝羲暨和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。允厘百工，庶绩咸熙。”

张居正直解

咨，是嗟叹。期，是天运一周。厘，是治。工，是官。庶绩，是众功。熙，是广。帝尧既命羲和造历，分时考验，至此又告之说道：“嗟，汝羲氏及和氏，既受命造历，当知置闰之法。盖每岁有十二月，每月有三十日，是三百六十日者，一岁之常数也。使气朔皆合此数，何消置闰。但天运一周，与日相会，而二十四气完备，叫做一期。这一期之数，凡三百又六旬又六日。以一岁三百六十日的常数较之，多五日，有零了，是为气盈。盈者，言有馀也。又月与日会，每不彀三十日，一岁有六个月小尽，以一岁三百六十日的常数较之，又少五日有零，是为朔虚。虚者，言不足也。合气盈朔虚两项之数，每岁常馀出十日，至三岁共馀出三十日。若不设个闰月以归其馀，则这馀日又占过一月。岁岁挪移，久而愈差矣，所以必须以此馀日置为闰月。三岁一闰，五岁再闰，十九岁七闰，使盈虚消息，气朔分齐，然后春夏秋冬四时之节候不差，而岁功以成。

也。造历既成，颁行天下。以信治百官，使百官每，有所遵守。凡春而东作，夏而南讹，秋而西成，冬而朔易，以至庆赏刑威等事，莫不以时举行，而众功自然熙广矣。”

【原文】

帝曰：“畴咨若时登庸？”放齐曰：“胤子朱启明。”帝曰：“吁！鬻讼可乎？”

张居正直解

畴，是谁；咨，是访问；庸，是用。放齐，是臣名。胤子朱，是尧之嗣子丹朱。启，是开。吁，是叹其不然的意思。鬻，是言不忠信；讼，是争辩。帝尧问群臣说：“谁为我访求能顺时为治的人，我将登用他。”当时有臣放齐对说：“帝之嗣子丹朱，他的心性开通明哲，可以登用。”尧叹其不然，说：“丹朱为人，口不道忠信之言，好与人争辩曲直，他的聪明都用在了不好的去处。此等的人，必不能顺时为治，岂可登用乎？”

【原文】

帝曰：“畴咨若予采？”驩兜曰：“都！共工方鸠僝功。”帝曰：“吁！静言庸违，象恭滔天。”

张居正直解

采，是事。驩兜，是臣名。都，是叹美词。共工，是官名。方字，解做且字。鸠，是聚。僝，是见。违，是背。象恭，是外貌恭敬。滔天二字，先儒疑有差误，汉儒孔氏解作其心傲狠若漫天的意思。帝尧又问群臣说：“谁为我访求能顺成事务的人，我将用他。”当时有臣驩兜叹美说道：“见今有那共工官，方且集聚事务，著见其功。帝若用之，



将来必能顺事可知。”帝尧叹其不然，说道：“共工为人，居常无事，舌辩能言，到用着时，与其所言全然违背，不相照应。外面矫饰恭敬的模样，中心其实傲狠滔天。似这等变诈无有实心的人，如何靠得他顺成事务乎？”以上两节见帝尧知人之明。夫君道在乎知人，而知人最为难事。非知其才能之难，乃知其心术之难也。胤子朱之才，共工之功，若可登用矣！尧独察其心术之邪慝而舍之。盖由常日与群臣相接，听其议论，考其行事，故知之深如此。

【原文】

帝曰：“咨！四岳，汤汤洪水方割，荡荡怀山襄陵，浩浩滔天。下民其咨，有能俾乂？”金曰：“於！鲧哉。”帝曰：“吁！咈哉！方命圯族。”岳曰：“异哉！试可乃已。”帝曰：“往钦哉！”九载，绩用弗成。

张居正直解

汤汤，是水盛的模样。割字，解做害字。荡荡，是水广的模样。怀，是包其四面；襄，是驾出其上。地之大阜叫做陵。俾，是使；乂，是治。帝尧访问四岳大臣说：“如今天下荡荡的大水横流，为民之害。那水荡荡然广大，将高山的四面都包了，又驾出于大陵之上，其势浩浩然泛滥，若漫天的一般。今此下民，不得安居粒食，皆困苦嗟怨。汝诸臣中，有能除患救民者，我将任之以治水之事。”于是四岳与所领诸侯在朝者，同词叹美说：“当今之时，能治水者，其惟伯鲧哉！”方命，是违背上令。圯，是败。族，是类。帝尧因四岳荐鲧，乃叹息而甚不然其言，说道：“咈哉！鲧之为人悻戾自用，违背上命。又与众不和，伤害同类，这等的人，岂堪用哉？”异，

是已废而强举的意思。四岳以伯鲧有才，故又强举之说：“今廷臣之才，实未有过于鲧者，不若姑试其可而用之，但取他能治水而已，不必求其全也。”尧因四岳之强举，不得已而用之。又戒之说：“汝往当敬慎之哉！”既而九载考绩，鲧卒不能成治水之功。夫方命圯族，尧知鲧之不可用，可谓知人之智矣！既知之而复用之者何？盖陷溺之民不可以坐视，此又急于救民之仁也。然伯鲧卒无成功，可见无德的人，虽有才能，终不能济国家之事，用人者不可不审也。

【原文】

帝曰：“咨四岳，朕在位七十载，汝能庸命，巽朕位？”岳曰：“否德忝帝位。”曰：“明明，扬侧陋。”师锡帝曰：“有齔在下，曰虞舜。”帝曰：“俞，予闻如何？”岳曰：“瞽子，父顽，母嚚，象傲，克谐，以孝蒸蒸，乂不格奸。”帝曰：“我其试哉！”女于时，观厥刑于二女。厘降二女于妫汭，嫔于虞，帝曰：“钦哉。”

张居正直解

巽，是逊让。否德，解做不德。明明，上明字，是显用；下明字，是指在显位的说。扬，是荐举。侧陋，是微贱之人。师，是众。锡，是与。齔，是无妻的。蒸蒸，是进。乂，是治。格，是至。刑，是法则的意思。厘，是整理。降，下嫁。妫汭，是地名。嫔，是为妇。帝尧欲以天下与贤，而未得其人，乃访问于四岳，说：“我在帝位已七十载矣！年力衰倦，不胜烦劳。汝四岳若能用我的命令，我将让汝以天子之位。”四岳对说：“帝位至重，惟有德者可以当之。我的德不称，恐忝辱了帝位。”帝尧说：“汝既不肯自当，可为我旁求有德



之人。如已在显位的，汝当明显之；有在侧陋微贱的，也当荐扬之，惟贤是举，贵贱不必拘也。”于是四岳众臣同辞与尧说：“若是求之于侧陋中，倒有个鰥居在下位的人，叫做虞舜，其德可以居此帝位。”尧即应而然之说：“我也曾闻此人，但未知其德果是何如？”四岳对说：“虞舜是瞽者之子，其父则顽愚，其继母则瞿诈。继母所生之弟名象，又傲慢不恭。这三人常谋欲害舜，舜却能谐和之以孝道，积诚感动，使他每都进进以善自治，父母渐化而为慈，弟渐化而为顺，不至于大为奸恶。”夫舜处人伦之变而不失其常如此，非盛德而能之乎？尧说：“即舜之处父母兄弟者，固足以见其德矣！我还试验他，把我二女娥皇、女英都与他为妻，又看他处夫妇之间，所以为法则于二女者何如？”于是治装下嫁二女于妫、汭之地，使为妇于虞氏之家。尧又念这二女是天子的女，今嫁于微贱之匹夫，恐生骄慢。故训诫之说：“钦哉！”教他恭敬以尽妇道，善事舅姑，不可慢也。其后二女果能遵尧之命，化舜之德。尧乃以舜为真贤，竟举帝位而让之焉。

二、舜典

 张居正直解

舜，是虞舜。这一篇书，载帝舜的事迹，所以叫做《舜典》。

【原文】

曰若稽古，帝舜曰重华，协于帝。浚哲文明，温恭允塞。玄德升闻，乃命以位。

张居正直解

华，是光华。协，是合。帝，指帝尧说。浚，是深；哲，是智；文，是有文理；明，是心理通明。温，是和粹；恭，是恭敬；允，是信；塞，是实。玄德，是幽潜之德；升闻，是上闻。史臣说，稽考古昔帝舜，继帝尧之后。帝尧的盛德显著，既有光华；帝舜之德，又有光华，与帝尧相合。然其德何如？盖常人之有智者，或失之浅露；明者，或过于伺察。惟舜之智，神机默运，不可测识，乃沉深而有智，与那浅露的不同。舜之明，虚灵内照，自有经纬，乃文理而光明，与那伺察的不同。常人恭以持己者，或过于严峻；实以待人者，或出于矫饰。惟舜则和粹而恭敬，其恭也，蔼然可亲，而无严峻之形；诚信而笃实，其实也，表里如一，而无矫饰之意。夫浚哲文明，就与尧之钦明文思安安一般；温恭允塞，就与尧之允恭克让一般；信乎重华，协于帝也。舜既有这四者幽潜之德，是以身随在亩畎之中，而令闻已上达于帝尧。尧乃先命以司徒百揆四岳的职位，而终禅于天下焉。

【原文】

慎徽五典，五典克从，纳于百揆，百揆时叙，宾于四门，四门穆穆，纳于大麓，烈风雷雨弗迷。

张居正直解

徽，是美。五典，是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五常之道。百揆，是官名，凡百庶政都经他揆度，故名百揆。四门，是四方诸侯来朝之门。穆穆，是和顺的意思。麓，是山脚。烈，是迅猛。迷，是错乱。尧将禅位于舜，先试之以事，以观其才德何如。初使他为司徒之官，职掌



五典，舜则小心敬畏，以美其教化，由是父子从其亲，君臣从其义，夫妇从其别，长幼从其序，朋友从其信，人人皆顺从，无违教者。又使他为百揆之官，统领庶务，舜则以时整理，由是礼乐刑政，纪纲法度，件件都修举，无废弛者。又使他兼四岳之官，宾礼四方来朝的诸侯，舜则以礼感化，由是四方诸侯都穆穆然雍容和顺，无乖戾者。当洪水为灾，尧又使舜如山林中相视高下，适遇着猛风雷雨，舜则神色自若，初不惊惧迷乱，这又见他度量过人处。夫尧将难事历历试舜，而舜之盛德，无所不宜如此，所以举天下而付之也。

【原文】

帝曰：“格！汝舜。询事考言，乃言底可绩，三载。汝陟帝位。”舜让于德，弗嗣。

张居正直解

格，是来。询，是谋。乃字，解做汝字。底，是致。陟，是升。帝尧试舜之后，欲禅以帝位，乃呼而命之说道：“来汝舜，汝于前日登庸之初，我曾历历谋汝以司徒、百揆、四岳等事，以考其敷奏之言，其后试验之行事，则见汝之言，皆致可有功，随用随效。于今已有三年之久矣！”夫观其言行之相符，则其谋皆由于素定；观其久暂之一致，则其事非出于强为。“汝之德真可以付托天下。今当代我升于帝位可也。”舜就以已德有愧，欲逊让于有德之人，不敢承嗣帝位焉。夫尧以天下与舜，而舜又以天下让贤。圣人至公无我之心，于此可见。

【原文】

正月上日，受终于文祖。

张居正直解

上日，是初一日。文祖，是尧的始祖。舜既不肯嗣位，而尧之命又难以终辞。于是但受摄位之命，替尧权管国事。乃以正月初一日，告于文祖之庙。尧自此终了帝位之事，而舜承受之矣。必于正月初一日者，正始也。必告文祖者，尊祖也。

【原文】

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

张居正直解

在字，解做察字。璇，是美珠；玑，是观天之器，以珠飭之，故名璇玑。衡，是玑上的管子，横施于玑上，周旋运转，窥测周天的度数，以玉为之，故名玉衡。齐，是考验；七政，是日、月与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。其运行于天，有迟速顺逆，随时布令，著见灾祥，如人君之有政事一般，故名七政。帝舜摄位之初，未遑他务，首先整顿那观天的器具，察视璇玑玉衡，考验日月五星的躔度，将以定天时，授人事，而成天下之务焉。盖帝王致治之道，莫大于敬天勤民。故帝尧即位，即命羲和钦若昊天；帝舜受摄，即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；其敬天勤民之心，先后一揆也。

【原文】

肆类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遍于群神。

张居正直解

肆字，解作遂字。类、禋、望都是祭名。类，是比类，郊天有常礼，今虽不是郊祀的时节，而其礼与之相类，故谓之类。禋，是精诚。宗，是尊，四时、寒



暑、日、月、星、水旱这六者皆礼所当尊，故谓之六宗。望，是望而祭之。遍是周遍。舜即受终观象，遂以摄位告于上下神祇，其行祭告昊天上帝之礼，则与郊祀的礼仪一般，无敢简略；其行四时、寒暑、日、月、星辰、水旱这六样的祭礼则皆精意致享，无敢怠忽；天下名山大川，五狱四渎之属，其神远在各处，不能亲至其地，则随其方向，遥望而祭之，无有不备；丘陵坟衍，及历代帝王圣贤之类，有功于民，载在祀典者，则一一周遍祭告，无有所遗。盖人君一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，故舜于摄位之初，首举祀典如此。

【原文】

辑五瑞，既月乃日，觐四岳群牧，班瑞于群后。

张居正直解

辑，是敛。五瑞，是五等诸侯所执以为信的，公执桓圭，侯执信圭，伯执躬圭，子执穀璧，男执蒲璧。既，是尽。四岳，是四方诸侯。群牧，是九州牧伯。群后，就指四岳群牧说。帝舜摄位之初，于正月内，先征召天下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诸侯，将他所执的圭璧都取来辨验。盖诸侯始封，天子授他圭璧以为瑞信，至来朝时，乃合符于天子，而验其真伪也。到正月尽间，则四方诸侯、九州牧伯渐次有至者矣！远近不同，到有先后，舜则每日使他随到随见，不必取齐。盖人少陆续相见，则接待之礼既得周全，询问政务，又得详尽矣。既见之后，还将那五瑞依旧班赐于他。盖诸侯所执圭璧前日皆受之于尧，今舜敛而班之，使知天下既归于舜，这圭璧便是舜之所授，所以与天下正始，以示更新之意也。

【原文】

岁二月，东巡守至于岱宗，柴。望秩于山川。肆觐东后，协时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。修五礼、五玉、三帛、二生、一死贄。如五器，卒乃复。五月南巡守，至于南岳，如岱礼。八月西巡守，至于西岳，如初。十有一月朔巡守，至于北岳，如西礼，归，格于艺祖，用特。

张居正直解

秩，是祭祀中牲币祝号之次第。五玉，即上文所谓五瑞。三帛，是诸侯世子以下所执的帛，有纁、玄、黄三样。二生是卿大夫所执的羔与雁。一死，是士所执的雉鸟。格，是至。艺祖，是始祖。特，是止用牛一只，叫做特性。舜摄位之初，四方诸侯来朝已毕，遂举行巡守之礼。是年二月，先往东方巡守，至于东岳泰山之下，燔柴祭天以告至。望秩以祀东方之名山大川，遂就此地，接见东方的诸侯，因察侯国中时候之早晚，月令之大小，与夫日辰之甲乙，比羲和所颁布的历书何如？有不合的，就责他改正，务使同奉朝廷的正朔。又审验侯国中律吕之高下清浊，丈尺之长短，斗斛之大小，权衡之轻重，比朝廷所降的规则何如？有不同的，也就责他改正，务使同遵朝廷的制度。又修明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之五礼，不使废坠，使天下的风俗无不同。至于诸侯朝见的，各执五玉、三帛、二生、一死以为贄。既修五礼，又将五礼中所用的器具各处都要一一相同，不许彼此异制，使天下的礼器无不一。此数事皆了毕，乃转回还。至五月的时节，又往南方巡守，到南岳衡山之下，朝见南方的诸侯，凡告天，祀神，一正朔，考制度，同风俗等事，都与巡守东岳的礼一般。至八月的时节，又往西方巡



守，到西岳华山之下，其礼与初时所行的一般。至十一月时节，又往北方巡守，到北岳恒山之下，其礼也与巡守西方时所行的一般。巡守既毕，于是回还京师，亲到艺祖之庙，用一牛祭祀，而以巡守事完告之。盖人君之于祖宗，事死如事生。凡出时必告行，返时必告归，礼当如此。夫虞舜以一岁之间，遍巡四岳。当时国不称费，民不告劳者，盖古时仪卫不多，凡事简省。至于后世，一巡一幸，千骑云从，供亿浩繁，而万民骚动，巡守之礼，殆不可复矣！

【原文】

五载一巡守，群后四朝，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，车服以庸。

■ 张居正直解

敷奏，是陈奏。试，是考验。庸，是有功于民。舜既举行朝觐巡守之礼，遂立为定制，每五年之间，天子以一年巡守遍到四岳，与诸侯相见，诸侯以四年次第来朝。天子巡守后之次年，东方诸侯来朝，又次年南方诸侯来朝，又次年西方诸侯来朝，又次年北方诸侯来朝。四方诸侯都已朝毕了，又次年则天子复出巡守。当诸侯来朝之时，都着他把在国所行的政事一一敷陈奏闻于上，犹恐他说的虽好，而所行或不尽然。又明白考验其治国之功绩，果是实否，若真能修举职业，有功于民，则赐他路车章服以旌异之，使善者愈有所劝，而不善者亦知所勉。五年之间，巡守朝觐殆无虚岁。古之君臣，皆劳身勤民如此，故上无不究之泽，而下无不达之情也。

【原文】

肇十有二州，封十有二山，浚川。